



往事如煙

文 / 蘭豐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寒冷的一月，我在南京火車站與父母告別，坐上南下的火車。我的口袋裡只有100元港幣，一張過羅湖橋去香港的單程通行証，還有一封孝子（我的父親）寫給慈母（我的祖母）的信。

我的父親人已到中年，那曾使他靈魂騷動不安的這“潮”、那“熱”，消失了痕跡，生活的寫照，倒有點像元人雜劇《劉行首》裡的一首詩：“教你當家不當家，及至當家亂如麻。早起開門七件事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”

當他回眸一望，看到南方的國門開了一條縫，希望的光輝正如水般嘩啦啦地流下來，他就趕緊從自己的兒女裡，撿起一個看上去強壯、經得起摔打的，用力一揮，把這孩子扔過那條剛剛開啟的縫隙，落到香江邊祖母的手上。

我在香港九龍紅磡，認識到什麼是“街坊族群”。在香港，紅磡和北角是福建人集聚的地方。我住的那棟民居大廈，八成是福建籍居民，都有相似的背景。族親是一個龐大的人際網絡，外圍連接著旅居菲律賓的華僑，和福建鄉下的村民。我姑丈家裡的客廳，接待著來自不同地方的親朋，南洋來的表親到這裡轉機去歐洲或北美，福建鄉親手持雙程通行証來港打工……

初來乍到，街坊們用閩南話熱情地和我打招呼。當我用國語回答時，他們就很詫異：“怎麼你父親沒有教你家鄉話呢？”不能講閩南話讓我抬不起頭，我於是花很多的時間，陪長輩們打麻將，端茶倒水。我整理麻將，順便為自己抓鬮——抓到一個“中”字，表示應該先學閩南話，努力在本鄉本族出人頭地；抓到一個“東”字，表示應該學廣東話，努力走出福建人的三條街區；抓到一個“西”字，留學的美夢在腦海裡迴轉；抓到一個“北”字，立刻淚流滿面，還是回到父母身邊吧……在這陌生的環境中，我不知道能做什麼。國內的教育，已離我遠去，“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”、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、“要名垂

青史”“要做中流砥柱”……這些詞句，在我現在的生活裡，出現的概率實在太少了。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孤單、疏離和冷落。

有一天，收到外公從蘇州輾轉而來的一封信。外公是國內教會裡的傳道人，一生坎坷曲折，經歷過兩次教會被封事件，一次是日本侵華時期，一次是文革。外公來信說，蘇州的教會重新開放了，可是他沒有聖經。聽說我到了香港，可否幫他買一本？我就這樣向北走出了三條街區，停留在一間浸信會的禮拜堂門口。迎接我的是一位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，她是教會的秘書。聽清我的來意後，她立刻說：“我們有聖經，你來參加我們的慕道班吧。”

以後的幾週，我只要一去教會，她就笑臉相迎，盡力以國語和我對話。在一片陌生的語言中聽到她講國語，猶如聽到了天堂裡的歌聲。她的聲音充滿生命的輕靈。她出身於漁村，氣質單純明淨，說話柔聲細語，臉龐光彩照人。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，人的臉面可以閃閃發光。那光映襯著安詳、甜美、喜樂，絕對不是《紅燈記》裡，李鐵梅提到她父親時，臉上表現出來的那種激動表情。

在我少年兒童時代，樣板戲充斥在電影中，男女主角們，即那些英雄人物，氣勢高昂的時候，會把京劇舞台上的表演手法搬上銀幕。鑼鼓音樂響起，只見他們抬頭挺胸一個亮相，然後換個方向、換一個姿勢，抬頭挺胸再一個亮相。攝影師的鏡頭逐步拉近，最後凸現出一個面部特寫鏡頭，大大地霸佔了整個螢幕。這特寫雖然通常只有一瞬間，卻將英雄人物的那張豪情萬丈、紅撲撲的臉蛋，深深烙在人心上。所以，當我第一次看到教會裡女秘書的微笑，一下子怔住了，然後馬上捕捉到那不同之處。

小秘書做著很平常的迎接、招待的工作，在九龍大街上，茫茫人海裡，她是一個普通女孩，你大概必須拐一個彎走進這個教會的大門，才會遇到她。可是，她臉上的靈光，是超越這個世界的……

我後來在人生的不同階段，常常在基督徒的臉上，看到這樣的靈光閃爍。每次，奇妙的異彩從他們臉上折射過來的時候，連四周的空氣都被過濾得又堅定又甜美。這榮光滲透到內心深處的時候，勾畫出了信仰的情節，使得信仰的內容漸漸豐富，信仰的根基漸漸深厚。我知道這光不是這世界賦予的，而是神、萬有的創造主給予的。基督徒的價值和尊嚴，是去執行神給的工作。這是我們生命的力量，叫我們不管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，臉上都有那樣的榮光！

（原載“海外校園”2007年8期〈總八十四期〉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）

星空也嚴謹？(1) ——看造物主創造世界

文 / 曾亦軍

太空船的窗外，地球乍現，宇航員興奮不已，趕快把眼前景緻拍攝下來。其中一位說：“這是太空飛行最精彩的一刻。”

可是，與太陽相比，地球就顯得十分渺小了。太陽容得下一百萬個地球有餘，又同其它星系一起構成銀河系。銀河系的直徑約為 10 的 18 次方公里，光要走 10 萬年才可能穿越這個星系。單是這個星系，就有超過一千億的恆星。銀河系與仙女星系，以及二十餘個其它星系，又憑著引力形成一個星團。而這些星系，不過是一個龐大超星系團的微小部分……而且，這些星系全都在有條不紊的轉動！

快慢適中:天文學家發現，來自各星系的光通過稜鏡時，光波看來都變長了。這種多普勒效應顯示，星系正以高速度遠離我們。星系離我們愈遠，就像以愈高的速度遠離我們，這顯示宇宙正在不斷地膨脹。就算不是天文學家，我們也可以看出，宇宙正在膨脹。這對於我們人類來說，意義是非常重大的。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，宇宙起初非常微小而密集。那麼在這之前，宇宙內外到底有沒有實體？我們不得不正視宇宙有沒有起源的問題！英國天文學家伯納德·洛伊耳爵士（Sir Bernard Lovell）指出，僅僅有巨大的能量，還不能解決問題，膨脹的速率也必須絲毫不差，“宇宙膨脹的速度就算快一萬億分之一，宇宙的物質早就全部消散了；速度就算慢一萬分之一，引力也會使宇宙在產生之後十億年左右坍塌了。”如此恰好處的速度，是宇宙自生的嗎？

分毫不差:無論在浩瀚的宇宙裡，還是在極微小的原子結構內，四種力（引力、電磁力、強核力、弱核力）都發揮作用。我們四周看見的萬事萬物，無一不受這些基本力的影響。宇宙中明顯存在的這四種力，要不是調節得恰到好處，那麼，構成生物必不可少的元素（如：碳、氧和鐵），就無法存在。比如，如果電磁力太弱，就不足以約束電子繞著原子核活動了。不繞著原子核活動，嚴重嗎？當然嚴重。因為原子與電子就不能組成分子；如果電磁力太強，電子就被困在原子核的表面，原子之間不能產生反應，生物就不能生成。單憑這一點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人若要生存，電磁力必須調節得強弱適中。再如，按照物理學家的計算，電磁力常數相當於引力常數的 10 的 40 次方。如果在這個數字上加上一個零，變成 10 的 41 次方，看來只是微小的改變，其實不然，這就表示引力也按比例減弱了。對此，美國的方懷·布魯爾博士（Reinhard

Breuer）指出：“引力較小，恆星也相應較小。恆星內部引力所形成的壓力，也就不足以提高溫度，以達到產生核聚變的程度。”於是太陽就不能發光。這對人類的影響有多大，可想而知。如果引力按比例增強，也就是變成 10 的 39 次方，又會發生什麼？布魯爾博士說，只要發生這麼微小的改變，太陽這顆行星的壽命就會大為縮短。因為，太陽和其它中等大小的恆星，都具有兩種特性，就是長期效率高，而且長期穩定。打個簡單的比方，如果發動機要轉動得有效率的話，燃料和空氣，就要維持一定的臨界比率。工程師要設計複雜的機械和電腦，才能讓發動機發揮最佳性能。太陽這顆燃燒效率極高的恆星，又是哪位大工程師設計的呢？其各種基本力和性能，都調節得恰如其分，這種絲毫不差的條理，會是碰巧發生的嗎？

強弱平衡:對於宇宙而言，只有引力和電磁力調節適中，是遠遠不夠的。比如另兩種物理力，也跟我們的生命有密切關聯，即強、弱核力。這兩種力量在原子核裡面發揮的作用，充分顯示了某種深思熟慮的智慧。我們先看看強核力。這種力，使質子和中子，在原子核內緊緊相連在一起。由於這種連接的力量，各種輕重不同的元素才能形成。如果這種力稍弱的話，只有輕的元素（例如氫）才能存在；如果這種力稍強，則只有較重的元素（例如金）能夠生成。這會對我們的生活，產生什麼影響呢？如果宇宙沒有氫氣，太陽就沒有燃料，也就不能發出維持生命的能量。當然，我們也不會有食物和水，因為氫是食物和水的重要成分。同時，如果沒有重的元素，人類也很難生存。至於弱核力，這種力控制放射衰變，當然也就影響到太陽的熱核活動。你也許會問：“宇宙中的這種力，也調節到了絲毫不差嗎？”數學兼物理學家弗裡曼·戴森（Freeman Dyson）說：“弱核力比一般核力弱幾百萬倍。它並不太強，剛好讓太陽上的氫以緩慢穩定的速率燃燒。如果弱核力過強或過弱，所有依賴太陽的地球生物，都將面臨死亡的威脅。”（待續）

作者住芝加哥，曾任芝大細胞移植研究室主任

（原載“海外校園”2007年10期〈總八十五期〉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。）

